

羊城晚报发起的医务人员工作时长与工作情况调查结果公布

超四成医务人员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

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在第七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羊城晚报发起《医务人员工作时长与工作情况调查》(以下简称“调查”)，旨在客观反映医务人员的真实工作状况，也呼吁全社会关注并理解这一特殊行业，促进医患关系和谐。

截至8月8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116份，填写问卷的医务人员分布于全国33个省级行政区，既有初入职场的新生力量，也有工作超过30年的学科带头人。

调查显示：41.68%的医务人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超过六成医务人员感觉工作压力较大；近六成医务人员因压力出现失眠症状；在三级医院中，40—49岁的医务人员最“拼”，参与科研与继续教育人数占比均超过其他年龄段。医务人员还通过问卷给出多方面建议，其中希望对科研和继续教育进行减负的呼声最大。

羊城晚报

A4-5

**崇尚人文精神
彰显医者仁心**

聚焦第七个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

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
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 徐雪亮
美编 丘淑雯 / 校对 张家梁

策划/龚凤仁 王倩
执行/陈 辉 薛仁政
制图/丘淑雯 郭 思

医者心声

医者心声

“医院要加强医患沟通、人文关怀，但我真正能与患者面对面的时间不到八分之一，其他时间面对的都是电脑。患者入院时要填写详细的病例资料，出院时要写出院小结，一头一尾最忙，平时还要写医嘱、做每日记录、分析检查结果等。”广州某三甲医院内科医生陈阳说，随着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临床中的文书工作越来越多，他所在的病区遇到电脑繁忙时段要靠抢。

除了临床工作外，医院及上级部门的各种评审、比赛、申报、考核等，最终都会落在一线科室，科室又将这些工作分派给医务人员。“没有哪天空着手下班，重点专科申报材料编写及总

一线医务人员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还要挤出时间来写论文，常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根据调查结果，科研是医务人员最希望减负的选项。

2022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广东省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不再把论文、课题等作为职称申报的必要条件。在此次调查中，部分医务人员反映，所在医院为大学附属医院，职称晋升标准由大学制定，科研在职称评定中仍有不小的权重。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三级医院20—29岁医务人员中，每周用于科研的平均时长近7个小时。“为了发篇SCI，头都愁秃了，晚上熬夜查

2019年，国家卫健委制定19项措施为基层和医务人员减负，其中包括“简化需要基层填报的表格，报送的材料，对相应的表格进行整合，避免多头填报、重复填报等”。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减负”取得一定效果，一级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全周无休”的人数占比、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的占比，均低于二级和三级医院。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仍不轻松，上门问诊、线上答疑

约15%医务人员每天工作超12小时

根据调查结果，41.68%的医务人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有15.03%的医务人员每天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2个小时。和女性相比，男性医务人员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占比更高，为49.22%，超过12个小时的占比达20.58%。

周末休息时间不足是普遍情况，每周休息一天、一天半的医务人员占比为49.39%。同时，有4.87%的医务人员处于“全周无休”状态，这部分群体以工作超过10年、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为主。

超过400名医务人员在调查问卷中留言，讲述他们的工作状况。尽管日常工作中排班是8—10小时，但很多人在工作时间内无法完成工作。除了门诊、手术、查房、写病

超六成医务人员感觉工作压力较大

调查显示，65.31%的医务人员表示工作压力较大，仅有2.50%的医务人员认为“当前压力较小，可以轻松应对”。从不同科室的统计情况看，妇产科和急诊科的医务人员感受“当前压力较大”的人数占比最高，均超过70%。

由压力引发的亚健康问题不容忽视。调查结果显示，62.34%的医务人员出现了劳累过度引发的肌肉疼痛，57.91%的人有失眠症状；与此同时，头痛、肥胖也是较多医务人员面对的亚健康问题，分别有48.12%、44.67%存在相关症状。在自述选项中，不少医务人员还提到

医务人员最渴望对科研、继续教育“减负”

“看门诊没时间去厕所，以至于不敢喝水”，在公众的认知里，门诊是医务人员最繁重的工作，医务人员认为当前的科研和教学压力要大于门诊工作压力。其中，希望减轻科研活动负担的医务人员占了47.60%，紧随其后的是继续教育，占比为43.69%。希望减轻教学工作及行政管理工作的医务人员占比均超过三成，希望减少门诊工作的医务人员仅占27.77%。

调查显示，三级医院中，参与科研的时间均逐渐提高。三级医院参与科研的医务人员占比和科研时间，超过一级医疗机构的1至2倍。

三级医院医务人员科研压力更大，这与三级医院要引领临床技术进步、解决疑难危急重症的定位有关，同时也与科研课题及论文在三级医院医务人员职称评定中的权重高有关。

继续教育是医务人员职称晋升的硬条件。

此次调查中，超过200名医务人员留下联系方式愿意接受采访，羊城晚报记者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其中，“增加人手”“让医生回归医生”“请把我们的时间更多留给患者”等是许多医务人员的心声。

在职人员工作量越来越大

优秀服务团队评比材料总结、临床投诉反馈及处理措施……“深圳某医院妇科主任杨颖告诉记者，这是最近她晚上下班后在处理的工作。杨颖说，从医20多年，她感觉越来越忙，留给患者的时间越来越少。作为科室主任的她，即使出门诊也不得不完成各种行政任务，手术接台时间也得审批OA、回电话。科室每个人都是“六边形战士”，身上都兼着多项任务。有的同事值夜班抢救了一整晚，天亮了还得去给学生上课。

根据受访医务人员的反馈，工作压力大、忙不过来的原因之一是人手不足。陈阳所在的儿科按床位计算，目前缺口18名医

不一定每个医生都是医学家

文献后睡不着要吃思诺思，早晨昏昏沉沉再喝杯美式醒脑。”广州某医院外科医生王军说。王军表示，据他了解，科室有的医生医术很好，本院职工都找他做手术，但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科研，成了所谓的“万年老主治”。

医生要不要搞科研？这个问题在医学界存在争议。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伤中心主任医师赵源涛认为，临床是基础，科研和教学就是两个翅膀，医学临床水平的提高，恰恰需要通过科研创新来引领发展，教学同时也会反哺临床，认为临床就是单纯地治病其实不能更好地提高临床技术和促进医学发展，医、教、研三者均不可或缺，这对于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尤为重要。

杨颖对此有不同看法。她认为，医学的

基层医疗机构也不轻松

等琐碎医疗工作仍挤压着他们的个人时间。

广州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医疗部部长张勇介绍，随着居民对基层医疗信任度、满意度的上升，基层卫生中心的医疗压力越来越大，不少医生需要将工作时间延续到下班后，特别是家庭医生需要不分早晚地随时在线，以回应签约居民提出的问题、发起的求助。

基层医疗机构不仅负责辖区居民的基本

历、与患者沟通、宣教、培训等临床相关工作外，他们还需为各种评审、比赛、申报、汇报、考核等准备材料。

此外，91.25%的医务人员认为，交接班、休息日开会或培训、教学前的备课等“隐形工作时间”进一步导致休息和个人时间减少。

“微信+医院信息化平台(如OA系统、互联网医院)”使部分工作可以远程完成。这在提高医务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让医务人员处于“24小时在线”状态。

医务人员本应更关注健康，但广州某大型三甲医院2023年度参加体检的职工不到六成。该院经调查了解到，不少人是因工作太忙错过了预定的体检时间。

情绪焦虑、心情抑郁等心理问题，以及记忆衰退、精神萎靡、早生白发、脱发等情况。

广东药科大学医药学院副院长、卫生经济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慧表示，医务人员因压力而导致的健康问题不仅影响其个人生活质量，也影响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加医疗差错和事故的风险，对患者安全构成威胁。同时，这些情况可能导致医务人员离职或转行，造成医疗人才流失，医疗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招聘和培训新员工，进一步增加运营成本。长远来看，这增加了社会医疗保障系统的负担。

关于医务人员继续教育的学时，各地要求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每年继续教育学时不低于90个学时，其中60个学时是专业学时。医务人员基本上是利用个人休息时间去网课或参加线下学术会议。对于许多副高级、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来说，“不是在听课就是在讲课”已成周末常态。

调查显示，在三级医院中，随着职称的提高，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比例稳步提高，正高级别相对初级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要高出1倍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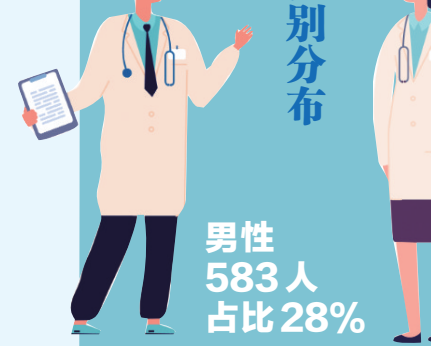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40—49岁医务人员参与科研的人数占比最高，参与继续教育的人数占比也最高。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以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为主，他们正处于职业上升期，同时作为科室骨干成员承受的临床压力也最重。如果是在大学附属医院(尤其是直属医院)，这个年龄段的医务人员还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主力军。“临床+科研+继续教育+教学”，使他们成为医务人员压力最大、最拼的一部分人。

调查分析

调查分析

受访者基本情况

性别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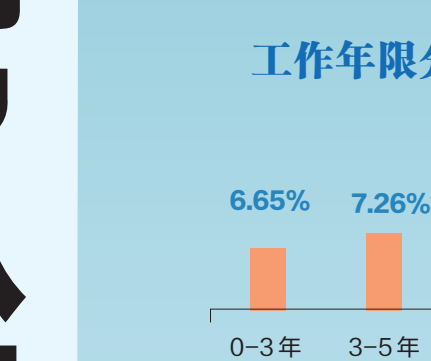
医疗机构分布



职称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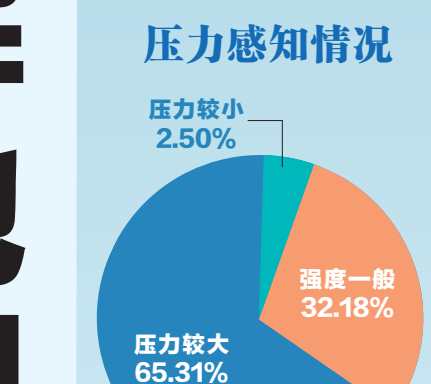


工作年限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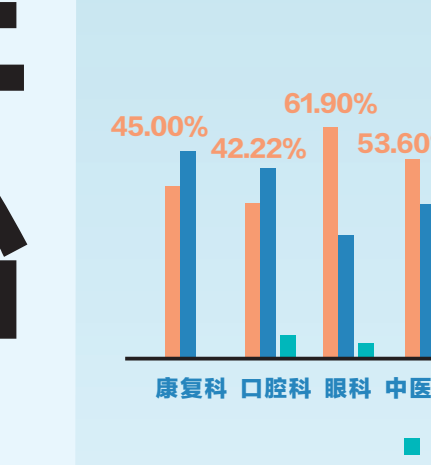


受访者压力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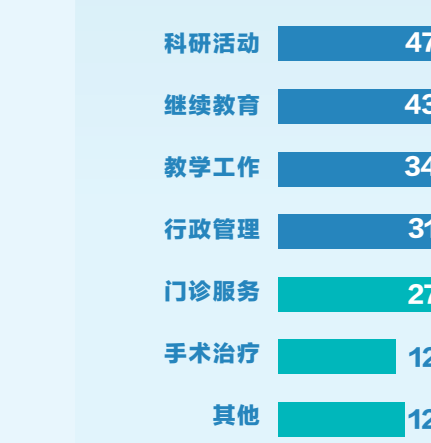
亚健康情况



各科室压力感知情况



最渴望减负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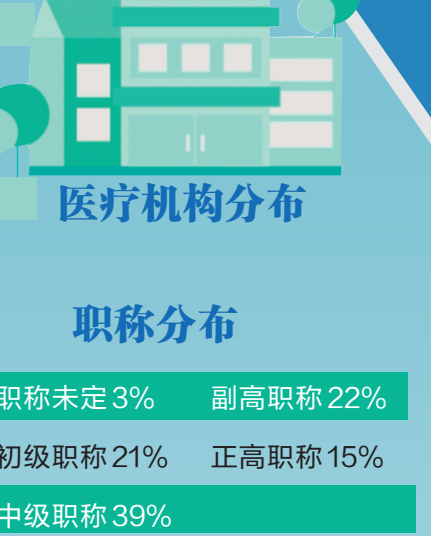


受访者工作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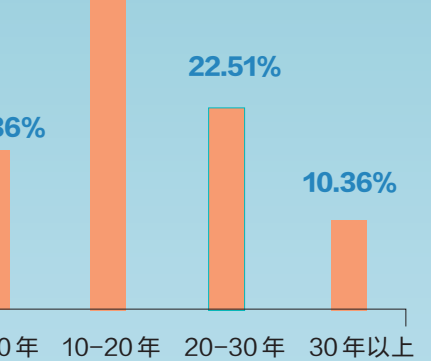
每日工作时长



每周休息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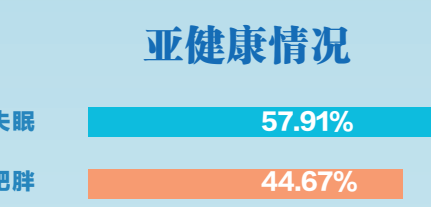


工作年龄与每日工作时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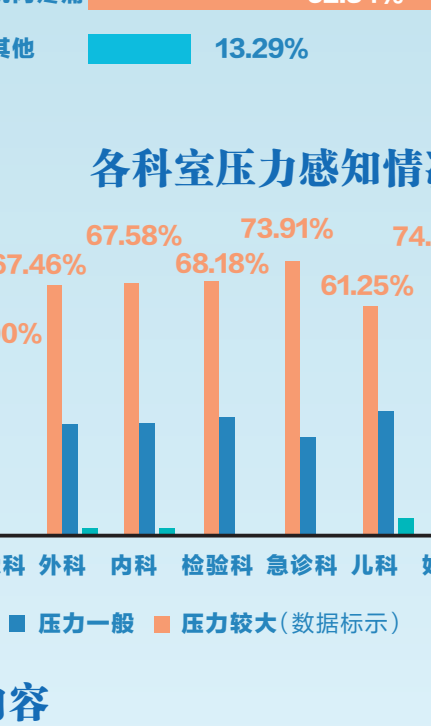


受访者压力反馈

不同级别医院参与科研情况



三级医院不同年龄段医务人员参与科研和继续教育情况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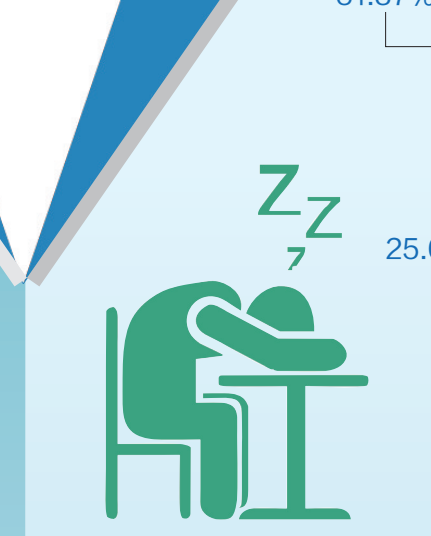


受访者工作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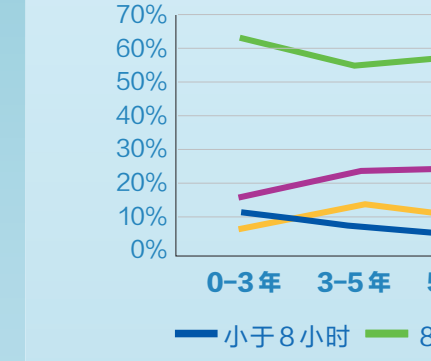
每日工作时长



每周休息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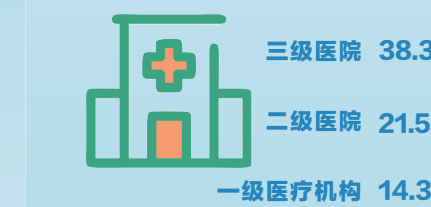


工作年龄与每日工作时间的关系



受访者压力反馈

不同级别医院参与科研情况



三级医院不同年龄段医务人员参与科研和继续教育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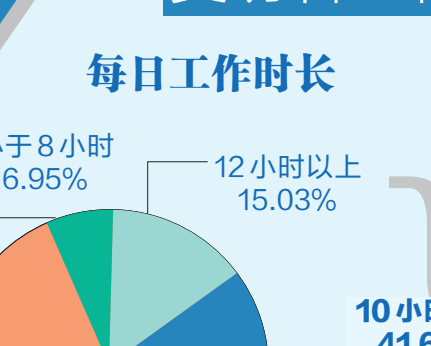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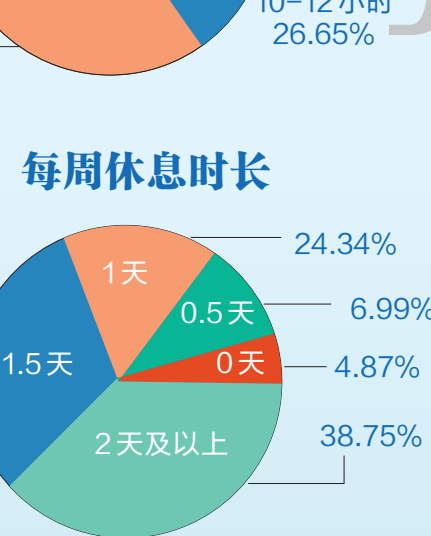


受访者工作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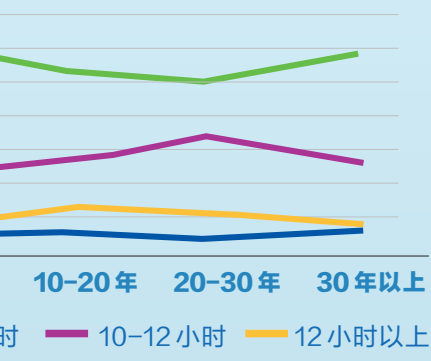
每日工作时长



每周休息时长



工作年龄与每日工作时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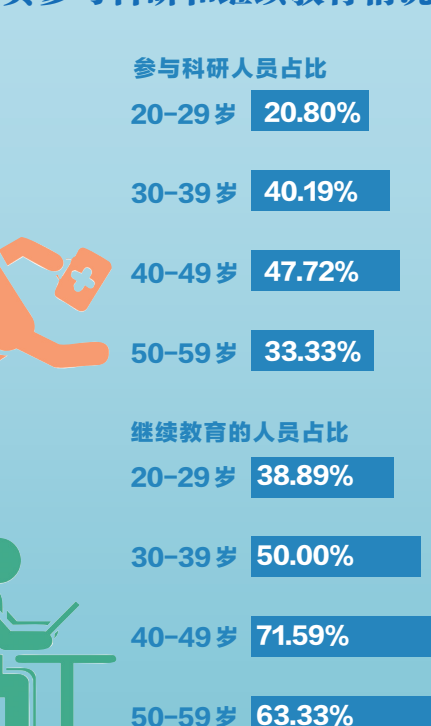


受访者压力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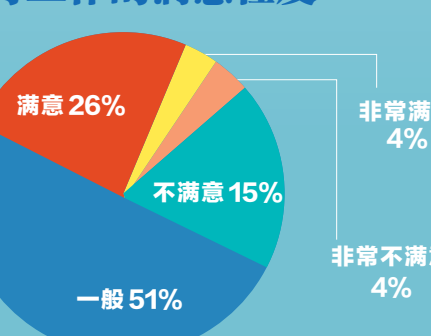
不同级别医院参与科研情况



三级医院不同年龄段医务人员参与科研和继续教育情况



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大咖寄语

大咖寄语



吴一龙



马骏

大咖寄语

“每天都在面对挑战，每天都在克服困难。”我希望年轻医生们能记住这句话。因为这就是医生的常态。

在医学领域，没有挑战和困难是不正常的。面对一种疾病从无知、初知到深知的探索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临床上，在探索治疗路径和方案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挑战。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但每一次挑战胜利，就会给患者带来更多曙光。

医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医生的意义也在于，从不同方向为患者探寻更多可能性，让患者更有尊严地选择、对待自己的生命。因此，临床、科研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临床能发现患者的“真问题”，科研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方向和路径。

走上从医这条路，没有困难、没有退路，是不现实的。要上好这条路，智慧、勇行、仁心，缺一不可。我希望年轻医生们牢记——希望永远在前面，未来肯定比现阶段更好。

大咖寄语

大咖寄语

“交接班工作是每天医疗工作中的第一流程，虽然时间不一定很长，但至关重要。”陈如冲说，通过每天的交接班工作，医务人员能了解目前病区所有患者的诊治情况和重点关注事项，自己也会在交接班过程中为科室人员布置一天的工作内容。

大咖寄语

陈如冲开始主持科室的交接班工作。交接班工作是每天医疗工作中的第一流程，虽然时间不一定很长，但至关重要。”陈如冲说，通过每天的交接班工作，医务人员能了解目前病区所有患者的诊治情况和重点关注事项，自己也会在交接班过程中为科室人员布置一天的工作内容。

大咖寄语

陈如冲开始主持科室的交接班工作。交接班工作是每天医疗工作中的第一流程，虽然时间不一定很长，但至关重要。”陈如冲说，通过每天的交接班工作，医务人员能了解目前病区所有患者的诊治情况和重点关注事项，自己也会在交接班过程中为科室人员布置一天的工作内容。

大咖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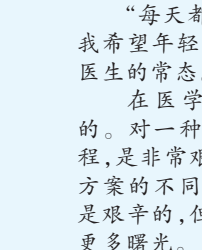
查房结束，陈如冲没有片刻休息，快步离开医技住院楼，赶往呼吸健康研究院的科研大楼。他要看看学生们的研究近况，“为他们作进一步指导。”“这个地方的数据还要再详细一些。”“你可以考虑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陈如冲针对性听取了几位研究生的汇报，适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大咖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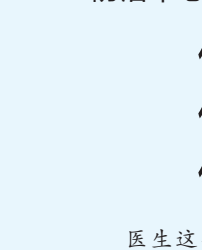
完成当天的教学工作后，陈如冲匆匆赶回办公室。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陈如冲电话未离手。“一会儿需要与国外学者进行学术沟通，下午的医疗工作也有很多内容需要沟通安排。”陈如冲如是说。

一线建议

一线建议



吴一龙



马骏

一线建议

广东省医师协会会长、广东省人民医院首席专家吴一龙：

“每天都在面对挑战，每天都在克服困难。”我希望年轻医生们能记住这句话。因为这就是医生的常态。

在医学领域，没有挑战和困难是不正常的。面对一种疾病从无知、初知到深知的探索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临床上，在探索治疗路径和方案的不同阶段，会面临不同挑战。这个过程是艰辛的，但每一次挑战胜利，就会给患者带来更多曙光。

医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医生的意义也在于，从不同方向为患者探寻更多可能性，让患者更有尊严地选择、对待自己的生命。因此，临床、科研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临床能发现患者的“真问题”，科研能为解决问题提供更多方向和路径。

走上从医这条路，没有困难、没有退路，是不现实的。要上好这条路，智慧、勇行、仁心，缺一不可。我希望年轻医生们牢记——希望永远在前面，未来肯定比现阶段更好。

一线建议

“交接班工作是每天医疗工作中的第一流程，虽然时间不一定很长，但至关重要。”陈如冲说，通过每天的交接班工作，医务人员能了解目前病区所有患者的诊治情况和重点关注事项，自己也会在交接班过程中为科室人员布置一天的工作内容。

一线建议